



学生阅读经典

Ding Ling

丁玲

散文

彬彬 / 选编

● 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
· 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
· 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



学生阅读经典

Ding Ling
丁玲

散文

彬
彬 / 选编

● 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
· 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
· 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



目 录

五月	1
彭德怀速写	5
河西途中	7
冀村之夜	12
马辉	17
风雨中忆萧红	20
十八个	24
二十把板斧	
——这事情发生在冀中河间县	28
田保霖	
——靖边县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	33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记胡也频	39
悼雪峰	55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给孙女的信	59
我的自传	68
中国的春天	
——为苏联《文学报》而写	70
给曹裕明同志的信	77
记游桃花坪	80



重庆——曾家岩	
——重庆通信	90
“牛棚”小品(三章)	95
初到密山	105
似无情,却有情	112
我是一棵小草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与《个旧文艺》刊授	114
鲁迅先生于我	115
怀念仿吾同志	
——《成仿吾文集》代序	129
远方来信	
——摘自《风雪人间》	134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141
“三八节”有感	144
老婆疙瘩	148
谈鬼说梦的世界	149
谈“老老实实”	151
仍然是烦恼着	154
我的自白	156
到前线去	160
我怎样来陕北的	162
秋收的一天	167
青年恋爱问题	174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186
访美散记	191
魍魉世界	
——南京囚居回忆	217
不算情书	295



五 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咸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徜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猥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好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掎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



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打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的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旧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反叛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



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纛，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摺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的，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的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面前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啸、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的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

一九三二年五月



彭德怀速写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

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前敌副总指挥。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合身，不过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裂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每遇到一些青年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扬的心都在他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玩笑，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示着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心在沉静了，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但一当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生活上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很……”那些嘴上长



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河西途中

大营房的院子里，层层密密围了许多穿军装的青年，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欢笑的光彩闪耀。他们谈笑着，议论着。在当中，一部分是装束整齐，绑带贴实地紧裹在腿上，草鞋踏在脚底，各色背包背在背上，红光满面的脸，说明着他们气饱力足。一副出征英雄的伟姿，早把另一部分送行人人们的心，鼓动成高兴与激昂，忘了世俗的离别的悲哀。

七个驮着行李的小驴子在前头一摇一摆的移着脚步，鲜红的团旗在队列前头迎风招展。陕北公学的同学列着队，预先赶到路中。当太阳从山腰探出脸来的时候，静穆的晨空中，被“欢送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争取抗战胜利”……的口号声，雄壮的歌声所充满。这样一直延展到土围子边，辽阔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长着的人影，歌声响到被太阳晒着的岩石上，飘到不倦地汨汨响着的延水上，天地似乎也在飞跃，跟着上百成千的喉咙，跟着上百成千跳荡的心。风跟着人跑，刮着前边的红旗刷刷直叫。

送了一程又一程，西战团的队伍停住了，向后转喊着话，答谢他们的欢送。在响震天地的热烈口号声中，结束了这个雄壮的局面。

我们唱着走着过了川口，不知不觉地便到了预定的宿营地——四十里铺了。团员们卸了装，马上便分散到各窑洞里去调查当地情形和向他们宣传。这样的村庄是在陕北任何地带都可见到的，二十来家，安居乐业，但对日本鬼，他们无论妇孺，都表示深恨入骨。有贫农会，会长即是农民，穿着破烂的布衣，戴旧草帽，由山里赶来为我们预备一切。和他们畅谈时事，满口术语，真像一个大知识分子。

从他口中，我们知道这地方的民情也和别的落后乡村一般，迷信很深。妇人缠足，八路军来后，渐渐的破除了。而且办了小学，学生二十多人，占



全村儿童百分之六十以上，女生有三分之一；妇人参加识字班，过去的童养媳及买卖婚姻现在减少了。以往收成不好，今年雨水多，加上地方当局对春耕的帮助和指导，开荒不少，生活已经大大地得到改善。

第二天宿甘谷驿时，我们找到了乡长，和他谈起来，他在一九三五年参加地方武装，当过分队长，他老婆也参加识字班，儿子参加少先队。这里乡政府是由乡长，土地部、粮食部组成。此外的组织有贫农团，劳动互助社，识字班，妇女会，互济会，救国会等。贫农团现有团员七十一人，分十班，团长书记各一人。自建苏维埃后，地方文化已改进很多，文盲减少，废除买卖婚姻，只需乡政府许可，一人介绍便可登记结婚。

夜间下了一夜雨，次日清晨仍然连绵不停，急于要走的心情，被雨丝绊住了。在羁留中，重新决定我们的工作：上午通信股埋头整理稿子，创作小调杂技，教歌，下午准备开音乐会。一个原来非常漂亮的教堂，那台子已经倒塌了，但“无坚不克”是我们的作风，几十个人动手，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了。嘿呀嗨呀的，泥土木板，在几十个年轻人的肩上，腕上，跳到破毁的台子上，马上修理很整齐。

雨住了，天还阴阴地。门口及门外的漫画，吸引来了黑压压的民众。红色的布幕，鲜明地挂在当中，我们还拔来一丛丛的蓝色雏菊，红的淡黄的野花，把礼堂装点得十分优美，自然地飘出了一种庄严的空气。在团员的欢迎中，来宾们陆续到了，有整着队的警卫连保安队，儿童团，他们和延安的一样保持着良好的纪律，依着前台主任的指挥，找到他们的地位坐下。零散的民众们，便到处充塞着。开始了，只有在边区才能有的尽情的热情的歌声又轰然响起来。夹在当中的是由一个个亲热欢欣的脸所发出的欢呼声，叫好声。

因为群众表示得过于欢欣与热烈，我们在预定的节目之外，又加了一个《打倒日本升平舞》，从台上舞到人群，再舞到院中，群众们仍旧象磁铁样的不散。跟着又进行了演讲，又加演一个群众剧。看看天色将晚，成千的群众，才依依地转向他们有的是十来里冒雨而来的归程。

晚饭后，我们带着白天留下的兴奋，席地坐下，从容地开我们的演讲



会。题目为《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假如对是是个极大的市民大会。每班推二人为演讲员，奚如和我以及王虚同志担任评判，结果非常好，各团员均能充分地发挥意见。

甘谷驿的两天驻留，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早晨不待值星班长的哨音，大家就由水泥地上翻身起来，但因为有几个同学身体不舒服，决定只走三十里宿营，——因如再过去是一上一下四十里的大山——大家心中有些悒郁。

欢歌着走出了东城，张发组的同志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横扫直划地涂着斗大的标语，不知不觉来到黑家铺。行李搬到宿营处后，各处散播着不够劲的埋怨空气，但因为是决定了的，各人仍兴奋着来进行今天的工作。

命令象阵风，很快的由各班长传来：“吃过午饭再动身，赶到延长宿营。”大伙儿欢跃起来，一阵热烈地呼叫“拥护新计划！”

没有吃饭前，各团员仍去和民众谈话，教小学生唱歌，几十分钟，孩子们便学会了几个小调，得意愉快地唱着。

快一点钟了，离开黑家铺，走不上几里便是高山，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第一座大山。队伍本来是很有次序的走着，让迎面来的一群隆背骆驼一冲，过惯山地生活的，便趁机大显身手，直冲向前，走路经验少的便落了队，以致连杂务人员还不到六十人的队伍，拖长到七八里。几次叫喊停住，前面的只是无羁的野马似的往前直冲，直到把山翻完了，冲到山脚才坐下等待着，等了半点来钟，后面才陆续来了骡子。大家都说，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中途发生意外，怎能顾及。我们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于是前头跑的同志们，才在微笑中点头，算是默认错误吧。

沿途是以唱歌来加足马力的，一个冲锋上了二十里下了二十里的山，完成了任务。当远远的油井上边的建筑物落入我们眼里时，知道是到延长了。

进了城，由街上穿过，响亮的嗓子唱起歌来了，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门来看这伙有的戴着眼镜，有的拿着洋琴的怪兵。

宿处是师范学校。边区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鹤发童颜，神采不改当日的来招呼我们，带着我们找房子，指导勤务打扫，殷殷地用不大关风的口语和我们谈讲着。



次日的街上张满了城隍庙演剧布告，我们由经验中晓得，几张布告生不出多少力量，又把我们号召群众的宝贝——《打倒日本升平舞》拿出来了，这原来是群众的东西，群众一个一个着魔似的，跟着我们到了城隍庙，把戏台上的一块空地塞得水泄不通。

比过去多了一个节目是拉洋片。这一节目使千来个脸孔的肌肉都跟着演员的声调表情而颤动。笑出眼泪来的也有，哭出眼泪来的也有。

延长这地方是世界有名的石油产地，据说这里的石油，可供世界百年之用。有一个石油厂创办于光绪年间，至今约三十余年历史，中间曾经外人主持。民国后收归国营，最多时每日可收油万多磅，但后来日渐枯竭。二十四年南京中央拨款开凿数十井，亦无所出，至今所出更少，乃技术关系也。

在政治上，延长是“统一战线区”，与延安同样，属南京中央所管辖，但其所派县长，在行政上并无多大事故，民众武装力量，大过军队七八倍，“边区政府所派的县政府”所辖各区抗日自卫军有一千三百多人，不久前破获一个汉奸机关，是一家书铺，捕获汉奸四个，是山西日本特务机关派来调查此地工作的。

头一天公演，次日出发时，商会，师校送来了许多慰劳品。团员们第一次享受慰劳，分外高兴。在热烈雄壮的欢送声中，我们和延长，和延长亲爱的民众，同学，同志们分别。徐特立老同志，挂着泪又带着笑容，特别送我们不少路。依然由延水伴随着我们跑。延水的潺潺的流动声和我们的歌声合着拍子，走到张家滩宿下营来，各人跑到山涧中去洗澡，涤除几日来的汗垢和劳累。次日，天方明，如往日一样的整装出发，所经过的地方，人家很少，沿途都种植着糜子和枣子。有时碰到热情的老农夫，摘了许多又红又大的红枣到路口送给我们。

由延安出发后，特别是到了延长，人人心中都浮出一个鲜明的愿望，早日与这延水告别，与雄伟的黄河见面。不单为着欣赏黄河的雄伟气势，还有别的让我们潜放在心里的史迹。

现在已经离黄河只有百多里，而这百多里路程，又在我们的脚下缩短着。我们仍旧在山间小道上，蜿蜒而行，翻过几个山又到了更高峰顶，黄河

岸边的山路，真是有些吓人，走不尽似的，但第二天我们在最高的山顶上看见了黄河了，也看见了对河的高山，那些更高的层叠的山峰。这天是九月三十日，过河是十月一日。

一九三七年十月



冀村之夜

一九三七年的一个冬夜，在太谷县热闹的礼堂里开完了晚会走到街上，恐怖的空气便又袭击到身上来。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老百姓急速地上紧了门板，黑暗的街上络绎不绝的骡马，退下来的队伍无声地向南急走。打听不到什么消息。我们在黑暗中回到宿处去。十里路的大道上，没有断过队伍，急慌慌过去了一群多的，又来了零落的小队。大家心里全明白，前线的战局一定不好，不说话，我们等着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点钟的光景，消息来了，派到太原去向周副主席请示的克寒同志回来了。他急忙地打开了记事簿，慎重地念着：

“第一，立刻离开太谷。丁玲带领能跑路的向东走，奔和顺县、辽县找一百二十九师，奚如同志带领体力弱些的奔汾阳，找总政治部，立刻动身；”

“第二，途中不许耽搁，以速取联络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与 XX 游击队一道走，好有照应。”

克寒来不及说别的话，便背起衣包进太谷城，赶赴临汾的汽车。这消息坏得很，因为太原、榆次都危在旦夕。也许有人心中惶急，但大部分人听说向东去，向火线上，战争的气息邻近了，又微微感到快乐的不安。

下午一点，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成了大、小两个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也没有时间给我们难受，互相扬了一扬帽子，队伍便前进了。

我们这伙有三十三个工作人员和十二个事务人员。小驴子归了我们，另一队去汾阳是大道，有车可通。

按照地图一个村一个村走去。到太原后一向行军都在夜晚，也从没有唱过歌；这次是下午，这些不知愁的青年同志们又唱起来了。经过一个大村子时，还向村中寥寥的几个乡民打了一段莲花落。山西的里的尺寸大，看看太阳



已偏西，宿营地范村还在远远的烟雾里。

这晚却没有住在范村，在离范村七里的冀村扎了营。

到XX游击队的住处去，院子里挤满了人，在弄晚饭吃。房里也是人穿来穿去，情况仿佛很严重。

“我们有两个办法……”类似军师的西垣先生，用指头在桌上划着，正司令和副司令两个魁梧的汉子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后边围了几层人。

“消极的……积极的……”

看得出他们只在告诉我，并非征求我的意见，并且也看得出这已非他一个人的意见了。

原来范村驻的一连杂牌军的溃兵，企图抢掠百姓。XX游击队打前站的已经到达了那里，把这消息传了来，因此他们便商量如何处置这事。

我极端不赞成那所谓积极的办法，我也认为消极的不全够。我赞成一面写信去劝导他们，一方面我们要自卫；但我绝对相信，他们不敢来惊扰我们的。

表面上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实际上要采取积极的办法也不容易。我们一共只有八九杆短枪，西战团是三杆，游击队约有五六杆。我们是四十几个人，五六个有作战经验的，游击队虽说有我们两倍的数目，可是只有司令等几个人是做过军官的。

大部分的同志已经睡了，我便不打扰他们。可是多糟糕的房子，连一个后门也没有。管理员本是一个老革命，长征过来的。他垂着头告诉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房子。院子里的墙并不高，墙外的院子邻近大街。几个力大胆大的同志和几个有作战经验的团员分担了今晚的警戒，一个钟头换一次班，三个人一班。

没有风，但仍是非常冷，漆黑的夜晚，远处时时传来狗叫。

几个女同志没有睡，也许是这新消息有点使人兴奋吧。因为她们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知道一部分事情。

当我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枪托顿在地上，同时有一个粗暴的声音：“进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着一杆步枪，押着一个穿便衣的进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请审问一下。”急步地又挺身出去了。